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九　承明集七

宋　周必大　撰

東宫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説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賜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

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産也未聞管仲子産有所進也

其間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衆賢之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遂不振鄭

有子產愛民如母為國以禮晉楚雖强不敢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隨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巳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産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鄭國之興是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身向使管仲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齊子産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鄭之强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真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寳訓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於崇政殿自午至未復數刻罷

其間唐室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近文儒勤信政事為本如太宗之為秦王開天策府置官屬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輒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乃寢故能成貞觀之治其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當時有

以為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今天子獨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有若憲宗嘗於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日旰暑盛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宫人宦官耳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之功逮我真宗纂平安之運守盛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勤於詢訪引對舊臣

至移時而未已視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而然哉

月十二日

唐李晟汝復京師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刋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貞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烈祖掃隋季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晧文德恢武功乃圖厥容列於斯閣在中宗時則

彦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時則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其聞高爵厚禄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榮耀後世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為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

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為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于當宁製褒嘉之文儲宮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而子儀之所無也抑甞推原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慕魏鄭公之為人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為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重哉

六月三日

孟光問郤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爾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强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効吾等竭力博識以待

訪問如博士採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以光言為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自叙則又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必處已於好學之次而況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為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惻隱而擴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擴我辭遜之禮則强暴紛争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愚賢能否可得而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海帝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子讀書不當効博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權畧智調則非也盖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不純竊謂

當以為監而以孔孟之學為法

月日

周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書盤庚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其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君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楊之巧飲羽之勁威儀技藝之臧也蓋欲明修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多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況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禮明揖遜比規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其聞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彼其侵侮中國攻擾邉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為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玁狁也唐太宗

則不然貞觀之際宇縣既已清晏蠻夷既以讋服獨
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為國家之害而帝好大
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涉寒
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然後班師剪草填道毀
車為梁不知自悔方且眷眷于一袍必欲見太子而
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士卒同甘苦耳殊不知
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
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謂

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懐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某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書殆無

暇時爰曁即位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勤勞盖如此故傳美之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以為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聖主宵旰圖治未嘗暇逸中外臣民户知之矣昨日殿下出示所賜御製新秋雨過書懐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恭讀再四心目眩駭回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大風之歌武帝秋風之辭方之蔑矣惟殿下因宸章之

及充天性之勤侍膳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為念以上副聖意使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不亦美乎

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其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臨萬方者以更之速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聖也不貳過者顔淵之賢也然則人君之於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為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王削桐葉以戲其弟為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也若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可也假令叔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

王許其臣以非常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刑戮亦將實其言而行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時以朝太后於長樂宮數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壊之此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貳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

惠帝正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遷善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謬也歟

月　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奢逸為念而以勤政為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

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為左右所制德宗纔發言盧杞已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其竊覩自唐堯至於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三代漢唐享國最久然而夏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啟與少康而已湯傳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二十則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少也小人常多

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篤於稽古勤於為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偽進君子而退小人削僭偽而底混一固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不自滿假諄諄然以德宗為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鼂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

其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瀹濟漯而

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猶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人情為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于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如養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則薄其税歛寛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強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昨日獲侍講坐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某聞戰以勝為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

心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犀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已戰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置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曹劌之謀而用其將帥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僖公

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
屈此羣醜此言得人情而後可以成功即莊公惠徧
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
孝自求伊祜此言合神聖而後可以獲祜即莊公信
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又言以情察大小之獄然後能
成其功也此二公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

節其戰勝之良法歟

月　日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拆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其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為異而記之賈誼嘗告

漢文帝曰世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為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專繫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歲豐而忘儲蓄欲其務農重穀為先事之備是故修人事之一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大矣為政有節使民以時苞苴不行於下讒夫不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

謁無所施兼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

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

凶年之足慮哉

月　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自

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園田主逼畏不敢訴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

對後發覺帝大怒名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公主園時

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太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甚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為其所蔽有不能察此歷代之通患不足深怪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為馬以為喻則憲欺

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司馬光之
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茍或知之而復
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蓋彼或為奸而上不知
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
而無所顧矣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手書詢於太子賔客李至
至答牋云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

則其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温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懐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

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猶命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謹命令必以簡察訟獄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為善政況兼是數者乎

而猶曰奉車茍賜於司南為政何慚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其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群爻稍過必有悔吝惟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牋以聞其以恐以懼叩頭叩頭謹牋

其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邇言孔子亦大聖人

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問官名於郯子然則不恃其生知而孜孜乎訪問聖學之先務也仰惟真宗皇帝天縱將聖濟之多能其在東宫南衙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得之然且形於手書詢問僚屬始以發蒙延譽之語繼以向隅觀政之慮勤勤懇懇如待朋友其視虞舜孔子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悔有戰惟謙卦初六六二

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為貴厥後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勿怠景德祥符之際生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而然哉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 承明集八

宋 周必大 撰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

令半楚淮陽令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嘆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髪為夫婦曲成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賫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其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況以萬乘之主天下之
富獨不能厚一女子資送而盡其親愛之道乎魏徵
於此猶以不當倍於長主為諫可謂有責難之恭矣
雖然帝用其言迫於理也彼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
已今能本乎禮義抑其私情不特稱徵之賢又請捐
金帛以獎之此貞觀之治所以庶幾三代也歟關雎
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后妃
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

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録韓維傳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為王府記室叅軍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宫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於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

其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為太子則蕭望之授論語禮服明帝章帝為太子則桓榮張酺傳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為美談孰知我神宗皇帝天資高明聖性謙損其

初就外邸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亮直練達古今有所咨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逆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漢君臣區區於傳授之間者又何足為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

不受

其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於國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世今漢文帝當天下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十三年之間海内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它上書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故遠人來格之効也彼武帝則不然大宛

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令萬里出師傷財害民而不恤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聖人賤畜而貴人篤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以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

麥禾實古人所重也

其聞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長久之道固非一端而必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葢以人君有無尚之貴無敵之富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自儆然後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是乃長久之道也唐明皇生長深宮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疑若有所不暇今乃俯爲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深明無

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為圖以獻抑有由也又況薦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子孫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簡冊可謂美矣近觀本朝真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嘗與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同賦歌詩以示羣臣回視開元若合符節然而真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皇之政有始無終茲又不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歷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

要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為初學記

開元十四年三月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其觀大戴禮保傅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為有道之長及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也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者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名太子發曰吾與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不為驕奢不為汰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

為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之先務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為博哉今明皇不擇三公三少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儒纂集文章之要其術蓋已疎矣昔三國時孫權銓簡秀士為四友於東宮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賛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為君子者安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

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

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

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説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説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臣恭聞主上宣諭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於主聽

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則黨論自消且舉唐太宗去朋黨難之説而喢之可謂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仁宗之治矣仁宗時吕夷簡為宰相范仲淹為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朝廷得失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則指以為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成賴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羣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修盖

嘗為夷簡指為黨仲淹者故其為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反復蓋數百言猶以為未足也又於五代史賛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復數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羣臣

邪正故難於破朋黨本朝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主上聖學如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玆又恭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歟故備載歐陽修之賛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行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

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名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
唐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
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
宰相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為
河東節度使
其闇人君之取人與人臣之取人不同人臣取人不
過曰是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已則喜拂已則
怒人君則不然有言逆於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我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爲緩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聽不以名馬獻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不然一則使之驂乘一則擢帥河東是非察忠實之心圖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本朝太宗在藩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太宗嘉焉及即位以爲永興軍節度使五代周太祖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爲應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

忠待之嗚呼我太宗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宗之薄張美則有臣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殊其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以植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賤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其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于聽言甲以爲當聽之固善矣乃乙至又以爲不可則將奈何曰聽言在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智畧忠信之臣動而咨焉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提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可取未甞不用至於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聞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於良發八難高祖即知酈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世如

晉武帝聽羊祜張華杜預之言而伐吳一時大臣如賈充等皆以為不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焉又符堅大舉伐晉朱肜謂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以為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已而竟有淝水之敗嗟乎均聽言也一成一敗相遠如此蓋符堅不能知權翼之可信又不察朱肜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有知人之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足以知人

而信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能免符堅之失乎

月　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當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其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欲苟形於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聖人知其然也言動不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旨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焉飲食人所大欲也禹則菲焉夫豈樂為是昔節而與衆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大則侈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於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蘇軾之論曰鶴之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

玩之宜若有益無損乃衛懿公心偶好之寵以乘軒

其害遂至於失國為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

宗方敔擊鞠之意羣胡即獻技以投所好幸而永徽

之初能謹辨早防微之戒卒莫能惑不然上有所好

下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雜然並進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

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

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詞便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重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

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諸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其聞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在典謨寔是為後世君臣之法至於戰國此風

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備載其語於通鑑者葢有深意存焉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雒陽南宮也令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於是盡言不諱而帝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于三

傑殆與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修文學而樂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諂以悦之其視漢髙時固已不及况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嘆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本末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

邊郡何患乎不安又甞令薦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復上清澄畧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某聞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郡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修明賞罰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根本之効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糧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懦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啟

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為太宗所知其對邊事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于淳化二年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内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無内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如侍坐便殿搢笏揮扇情同父子禮若僚友又君臣相與之至後世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至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欲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其恭聞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徠錢

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為一其道德固以同符五帝勲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為事凡古今成敗皆用為監有會於心宸翰輒書之冊以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正以捨是則嗜好必萌嗜好一萌則逢迎必衆内有以害德外有以擾人觀符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纔節鎮尚或如此況為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詒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

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憿然而起默然不謝趨
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
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
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其閒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今魏太子不愛劒佩之美且云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可謂知不寶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百姓從
之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賢之理矣彼經侯者雖復

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可以為萬世法故

表而出之

七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

饒二州諸山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

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常

患少也且國家賸得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

不令立朝

其間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盜
賊之備其用度可謂繁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之利
少助無窮之費是固人君所當崇獎而信任之者也
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人與待奸惡無以異然則
貞觀之時倉廩實府庫充公私兼足無困乏之患者果
何術而致然歟以唐史考之不過用財有節而已迹
夫踐阼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則宮禁之費節矣欲
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羣臣請營閣避暑念漢

文罷露臺而不為將修東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納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資送則姻禮之費簡矣定内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吏織内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往往散之農畝故當時無冗食之兵五者傷財害民之本也太宗獨能撙節如此是斥言利之虚名收富國之寔效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而以闗梁惠王問利國為首戰國

之君皆疑其迂濶難信孰知千歳之後有君如唐太宗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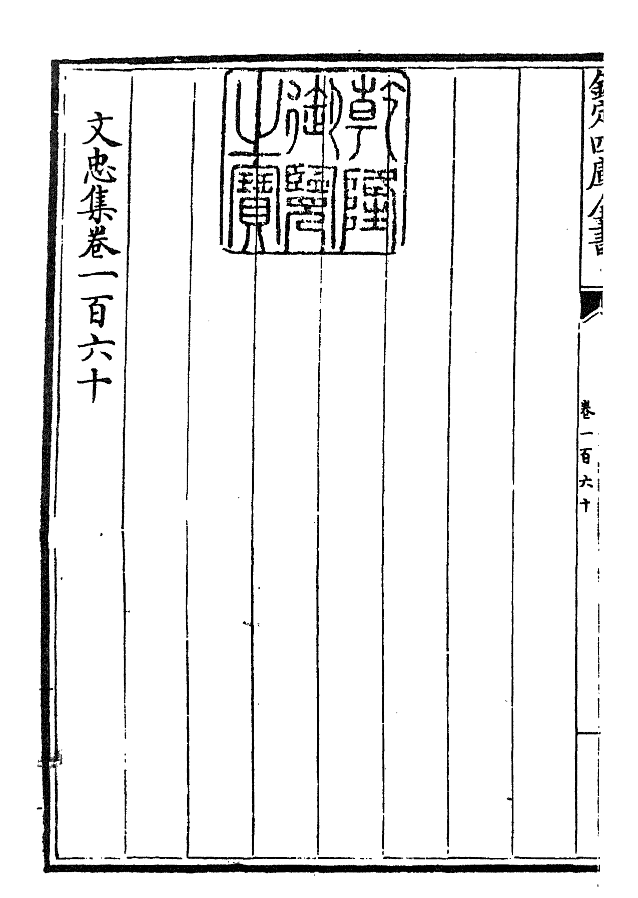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甞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其聞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鮮能以大公為心是以憲宗切切以是為戒李絳力引崔祐甫之言為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前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當時咸謂絳言得宰

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垍為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嗚呼使為相者人人如垍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一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一 承明集九

宋 周必大 撰

東宫故事五 劄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獲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

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

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禄避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昬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顔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禄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懐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

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寔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内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為輕重于私門成黨以

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因而附益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其聞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潔曰直是也邪臣亦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是也正

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亂正臣用則安邪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人主深察之耳攷於方冊盖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為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為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為此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宣子之薦狐偃郤穀胥臣先軫欒枝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招四皓李泌謀范陽論舒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為令尹而無一日之積魯季

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潔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西都胡廣之輔東漢非具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張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譖暴公息夫躬之陷東平非讒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嚭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之臣乎為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

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民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覩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帝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帟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

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奥足以
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其仰惟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
平之效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
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歷觀古之賢
王好善忘勢蓋未有如我太宗者也後曁淳化五年
又詔孫奭講書堯典及説命三篇反覆紬繹形於嘉
歎夫易之卦多矣今獨因否泰之理垂君臣之鑒豈

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内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無愧堯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僅慕虛名為美觀而已茲可為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

廣明德慧也

其竊覲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又好問即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已若而又自用即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兹其所以為大歟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固可知矣耳目不

及者何自而知譬諸火焉雖燎於原似若可畏然百里之外光焰已熄是故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者或晦於小明於近者必晦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日能照天地而不照蔀室夫既已照天地矣蔀室不必察也若乃燈燭之光施諸一室之内足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夫惟以日喻聖王之學則其為功也大矣以火喻獨居之思則其為明也小矣嗚呼非成湯其孰能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其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於天者固殊絶於人矣又得賢傅輔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而益崇其效豈淺哉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傅太子之善者莫詳於禮記莫備於國語若曰三王教世子必

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又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戒勸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教之詩使窮道德之歸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滌邪而鎮浮教之書所以睦族而比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著矣雖使旦奭保傅成王大要不出乎此

彼區區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爲皇太子桓榮爲少傅榮以太子業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稱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

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朞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所以傳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良之德性夫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而桓榮竭

誠歸美慶國家之福祐上下相資追蹤三代書之簡策至今有榮焉仰惟殿下聰明精敏本於生知猶且日與諸儒講明戴禮其議論所及多發揮前人之未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瑜告太子曰安上治人莫大于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義其謂禮經雖多而其要寔在乎此敢以為獻

月　日

三朝寳訓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因

詔加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兖國公二賛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四年四月又幸

其恭惟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據全蜀皆傳襲浸久僣竊位號荆南高氏兩浙錢氏雖名稱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大率强藩悍

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將夷兇剪亂日
不暇給矣乃於即位之月而幸國學修飾祠宇親製
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盈守成之君未必能
汲汲皇皇如此其於先後緩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
深求其說然後窺聖意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
裂大亂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為
無益指聖賢為迂濶視君如奕棋殺人如刈草禮義
消亡風俗大壞故也今先示以崇儒重道之禮則人

將知有尊君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於内暴亂弭於外銷患冥冥莫見其迹積善在身不知其長僭偽所由削平華夷所由畏服而創業垂統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德而崇降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哉

月　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閒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

中說獨傳

其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三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學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經故為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經集書一百五十篇以續尚書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為元經五十篇以續春秋賛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為中說摹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為顏子何其不知量也

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六經然皆無傳惟中
說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也通既有門弟子魏徵
等仕唐為宰相嘗預脩隋書乃不為通立傳意者通
嘗妄比聖人徵既師事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
世稍損益之則是暴通之失是以畧而不載歟且韓
愈在唐號為大儒距通之時不遠愈每言荀況揚雄
乃無一字及通至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
不得立傳蓋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仁必

曰則吾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實何人反僣聖作經輒自尊大宜乎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代舊唐書于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繳故事劄子

某昨日蒙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古篤學識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清覽崔著作通

鑑説共六十卷見寫兩本一欲奏御一以獻殿下候了畢方敢陳納昨日胡寅所著其學識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於治道所以先次稟聞伏乞令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隣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謹也謹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母

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狥於人畏於巳者不制於彼謹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逺知此則人事畢矣

其閳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於修身養性皆本於是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食必思有節而嗜慾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宴安弗懐也如此則為士必成名

為農必有秋為工必善其事為商必安其業推而上之為君必治為臣必忠為父必慈為子必孝又擴而充之則為聖為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隋唐間雖名一藝寔兼於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故以四時五行配四支五藏極論寒暑往來消長之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其義蓋深遠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八月五日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已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國之儀也

其聞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可以致中和夫是之謂章身安可使尨奇亂之乎昔仲尼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況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下尤在所先故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取其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而美其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所以為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治正切乃禁乞寒胡戲不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慎矣倘能善始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恭聞詔旨禁止掉箆謂其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殿下識慮高明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也小雅之旨也開元故事夫何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

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飱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其閒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内方治得非疑二君勞逸不同而治效同即今觀憲宗之論

全類武帝李絳之對不殊仲舒葢以舜繼堯後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逢商之末天下秏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食特在乎咸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謹付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宅心於用賢舉善而屑屑然敝精神於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書韋綬傳穆宗為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

其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諸蓋帝在藩國恭於事上謙於處已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兹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王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絶人倘又得端良諒直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

光憲宗追述貞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韋綬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數為俚言以取悅憲宗斥而遠之不亦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名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

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其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為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君不往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為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一變遂為戰國之縱橫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讒諂面諛之風熾矣帝王

盛世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遷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霸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意乎

十二月二十四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

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其聞楚共王嘗名令尹告之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我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

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譴之其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以一巳好惡而私其用捨況明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宜乎因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開元之治所以庶幾於貞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為善不終惡張九齡咈巳而棄之喜李林甫順巳而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為楚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為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欲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曽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凌遲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

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
拜釋之為公車令
其聞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截善諞言而以心
休休無他技為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訥於言而
敏於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
知此哉其賞虎圈嗇夫特以上林尉職在禽獸不能
舉職嗇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留意職業

之人耳非喜其辯也張釋之猶以為不可者蓋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即捨嗇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勑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

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其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總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蓋興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採名臣所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於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集金芝產銅池九真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心侈焉相則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於前近於戇矣然在當時則蒙

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君臣之間正欲可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一偏風俗不至於墜壊此孝宣所以中興丙魏所以有聲也歟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而倪寛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巳

其觀漢武帝雄材大畧内欲修明百度外欲攘却四

夷其任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清翟趙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多詐如公孫弘當時號為賢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論一相一相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二帝所由昌也武帝使九卿更進用事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真宗咸平三年御使坐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闕馬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某謹按國史咸平三年真宗皇帝即位尚新北則契丹入冦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為

急而指崇儒重道為迂帝獨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政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道德既明而安强之威不成者也惟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纔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邊兵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帥敵衆狼狽宵遁畢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為文治而

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

東宫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淳熙五年九月

某前日曾面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弧矢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人閱習月來日往同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為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為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興衰

始專在兵矣令主上特取選射觀德之義以名便殿儲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其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意姑塞明詔不任震懼緣碑在禁中難以摹打謹録本申納倫蒙令慈特賜過目不勝幸甚

乞名魏主侍祠劄子

某適蒙令旨草魏王問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四明人在此呼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一二以後痰嗽中有疾且云常覺怳惚有所覩見往龍虎山招張天師想

只是縁瓦凉棚曾壓損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其區區之意竊謂殿下倘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為名名王入朝必解其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光於古今必契宸指仰恃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理否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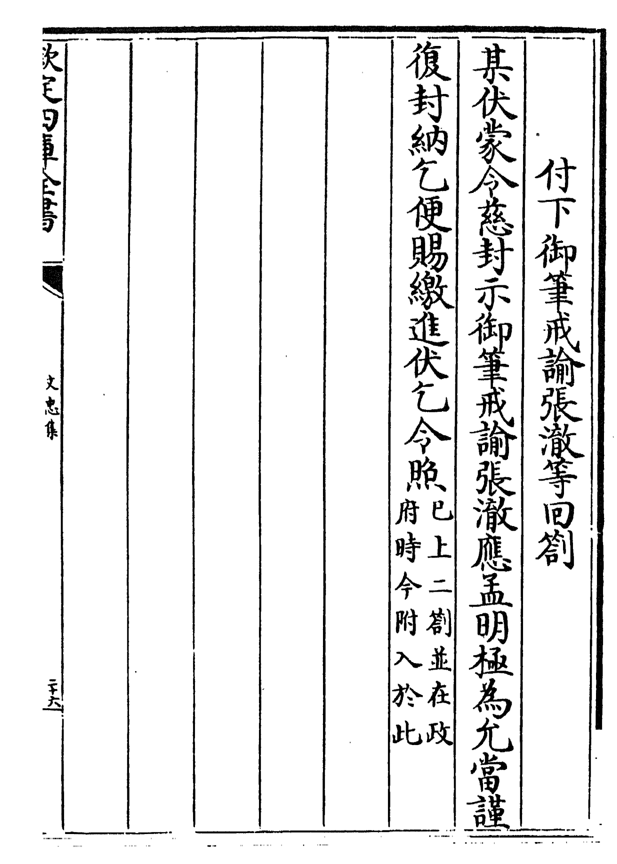
其頃曾面稟本朝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閲卷見聖賢行事可為軌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教者悉記

之每延見臣下援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定為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軍偶存石刻輒摹印一本裝褫成冊謹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之暇少資觀覽冒瀆淵冲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徹章已照應元降指揮將曾任庶子諭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朝廷推恩了當後來方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却曾於乾道九年十一月內緣庶

子諭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到吏部所受
聖旨全文今欲繳連關左右春坊申取朝廷指揮合具
稟知伏乞令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來聖上宣諭
云此是揀不中禁軍亦非創差遂令降旨云應諸處占
破人數並行拘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名此項伏
乞令照



付下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其伏蒙令慈封示御筆戒諭張澈應孟明極為允當謹

復封納乞便賜繳進伏乞令照、已上二劄並在政府時今附入於此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一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二 承明集十

宋 周必大 撰

代東宫表牋箚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淳熙五年

臣恭覩十月二十八日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軍其與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仰惟皇上陛下睦族以仁率繇近始抱

孫之愛每厚宸衷特侈恩章併加爵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廉車公社之崇臣女猶在弱齡難遽冒列郡榮名之寵願回鴻渥免累公朝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十月一日御寶批降詔不允

謝主上表

共為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貽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假公朝之爵秩為私室之光華中謝伏念臣夙侍慈顏仰承慶系男方踰於幼學已叨環衛之聯女猶在於弱齡未

習姆師之訓敢圖宸渥並錫恩章位以庶車特賜公主之履主之列郡更疏沐邑之榮豈伊蕞爾之軀堪此渙然之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家刑國執古御今道與天同雖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門内之恩爰推幼幼之仁以篤親親之義臣敢不勉圖忠孝仰荅眷憐受祉而施於孫竊頌文王之聖明德而親其族願觀堯帝之勲

謝皇后牋

愜崇內治夙承紫禁之顔啟導中宸併錫祿車之寵祗膺眷渥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帝系隆昌時惟大慶天孫富貴固有彛章乃如稚弱之資方倚載持之德孰云異數集此幼年兹盖伏遇皇后殿下濬發徽音密裨洪造於其王母每介福於康侯至哉坤元肩資生於萬物坐令孱陋獲被褒嘉臣敢不勉以成人戒夫期侈子孫蕃衍繼盈匊于唐風壽祿綿延邁含飴於漢世

謝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久怡神於太極鍾闕車之愛今錫寵於曾孫

仰愜慈懷俯慚榮遇中謝伏念臣質微三善居奉重親

夙憑積慶於僊源早應占祥於吉夢方勝趨拜乃荷寵靈

植圭光映於廉車脂澤顯開於名郡赫然印組貴此閨

門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妙道無為神功不宰

巍巍蕩蕩民難堯舜之名蟄蟄繩繩孫喜周邦之衆溢

兩宮之和氣見四世於我家臣敢不力訓童蒙俾知恩

渥子有孫而孫又子期無忝于本支君使臣而臣事君

誓同堅于忠孝

謝太上皇后牋

功齊太極方同享於尊榮恩逮曾孫爰並疏於寵渥涓辰拜賜舉室交欣中謝伏念臣奉侍重親叨塵貳極幸襲邦家之慶早閑男女之祥童稚何為顧每慙於觿韘功容匪易曾未習於組紃驟膺晋錫之蕃仰賴坤元之正茲葢伏遇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徽柔有裕冲淡無為夫夫婦婦而明人倫夙著關雎之化子子孫孫而正家

法令觀麟趾之風肆協德於兩宫庸推恩于諸幼臣敢不推原其本圖報所蒙壽考維祺願對堯年之永雲來致養更覲周歷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恭惟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預臣隣胥同鼔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禮成世室澤霈端闈恭惟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恩夷

夏周刑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端誠殿賀禮畢笏記

新陽協應元祀備成恭惟皇帝陛下貺格兩儀恩均萬國幸仰瞻於慶禮尤俯極於懽悰

設醮青詞二首

伏以月紀季秋日臨初度念夙依於道蔭獲安處於宮庭預集羽流恪陳醮席宣瓊科於清夜延飈馭於層霄伏望垂鑒丹誠博恢洪造無疆之壽上祝於君親有羨

之祥下均於閨闈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季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預展重修之報撰良辰而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私曲被兩宮萬壽勤定省於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寧於閨闈誓殫誠格仰答生成淳熙四年八月

賀魏王年書

其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誨色倏巳經年企仰在中非可言喻臘寒甚勤恭惟鎮臨海服神

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侍教臨風增情願調寢
饔以對戩穀拳拳不備

某拜覆伏以四序更端群生交泰仰惟班春有裕受祉
滋多引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少展
寸誠敢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祺祥交集姪輩侍奉均慶
臨安或有所委願聞其目

謝魏王賀生辰書

其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不奉怡怡之樂
浸易歲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凉伏惟綏靖海
邦神人共護尊候動止萬福某侍膳攸拘莫遑瞻拜仰
乞寶調冲粹翕受丕祉永膺君父之眷不備

其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寵以教墨而
又香幣器既厚且嘉自非友愛素隆何以臻此祇受以
還感藏無斁區區謝悃尺紙奚究兾尊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履日臻殊祉姪女以次

均安並撫壽儀尤深悚荷

魏王來書

某頓首上啟比者遣人致難老之祝特承惠答殊荷勤渠不聞動靜又復幾月豈勝馳仰之情即日薄寒伏惟日侍宸闈尊候神相萬福某備數粗遣皆叵庇所及不足勤念慮弟瞻承之便邈未有涯殊極拳拳也寒燠未定用敢祈惠令崇護以對休寵不宣某頓首上啟皇太子殿下賢弟

其頓首又啓玆者中宮受册深欲一到稱慶偶與進香例不得請不免遣譚幹辦前去漫有微浼具於别幅甚有不腆之愧領其意可也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覲察郡主一一均休老嫂再三附拜起居此間豈無委囑可得聞否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初冬晴霽恭惟藩府政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親粗安

子職趍瞻榮戟侍見無階戀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日寒敢乞爲意珍嗇永綏多祉式符頌詠不備

其拜覆屬者人還拜書辛徹崇聽方圖寓便嗣承起居乃蒙恩慈洊枉誨問仍以木錦海錯爲賜深惟友愛之厚豈勝感篆之情憑書叙謝聊見萬一尚蘄尊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此或有委辱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違誨言又見冬仲惟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功京師蒙潤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敢祈上體君父之眷益調寢膳永綏吉履臨文戀戀之至不備

某拜覆新陽協序亞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頌履兹長至純嘏倍增某阻奉壽觴惟深善禱專馳慶幅尚乞省覽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慶

此豈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圭景踐長臺雲告瑞恭惟布宣上德神恱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有守趨侍無階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凜保衛為先願調寢羞膳用丕祉是為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比以至節俯臨恪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謂遠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眷存備認友睦之意謹此叙

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騈臻多祉姪以次侍奉均慶臨安或有委願承尊命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不侍誨言又將閱歲中心懷仰形於夢寐即辰天氣凝沍恭惟從容藩翰神明翊扶尊候動止萬福某東望棨戟莫遑瞻拜惟乞致和宣滯益綏繁祉臨筆猶切依鄉之至不備

其拜覆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而況惠愛其民靖恭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其侍奉均安有委於此願聞尊命

回魏王冬書

其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座下違遠誨言坐踰累月拳拳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恭惟威惠浹民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其日侍君親莫遑叅省敢乞俯遵時令益衛鼎茵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魯史道長羲文仰惟德化具孚民謠轉達
乘茲彀旦丕擁殊祥某阻捧壽觥姑馳慶幅熾昌之頌
徒切於中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膺純嘏姪以次均慶此
或有委切乞賜諭
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几㕓下即日歲律
肇新恭惟棨戟森嚴顯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間安

侍膳阻遂怡怡之樂徒切馳頌重茵列鼎因時而節宣之斯為真禱不備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之佑惟宅牧擁宜民之祥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善頌方且馳辭修慶乃蒙誨翰俯及其為欣感交集於中謹此布謝伏冀尊察

思奉壽觴而不可得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禄姪以

次同受新社行都倘有委令願效區區

賀魏王領尹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大王尊兄壓下即日氣序清和恭惟
宸渥方新神人欣賛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布宣渙號
尹正南荆仍更雙鎮之節旄增換四明之符竹用本朝
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諒深歡慶某未獲面伸賀悃謹
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座下逖遠旌麾又復累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凉恭惟坐鎮名藩神人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遥依餘芘末由再侍誨色敢蘄厚輔茵鼎益綏戩穀式對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特蒙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幅貳以器幣香茗之貺意愛勤厚祇受感作怱怱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履倍膺多祉姪以次闕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惟同曆新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此或有委願奉約束

魏王賀生日書

某頓首拜啓不獲候承動静闕然許時豈勝尊仰之情即日秋序向晚氣候澄爽恭惟日侍清光百神森衛尊候動止萬福某未遂瞻奉惟祈俯遵時令珍護鼎裀以對寵休不宣某頓首拜啓皇太子殿下賢弟

其頓首又啓近者冐被恩除皆自吹借之及遠阻面謝

惟深感銘因書占叙不盡願言切幾嘉亮

其頓首又啟兹者竊承誕貴在近修賀莫遑輒有壽儀

副以香疏專人馳獻上祝百千之壽伏冀闕留不勝幸

甚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覲察郡主均休老嫂而下例

拜起居四明凡有委須切幸垂示

回魏王賀生日書

其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下遡瞻棨戟久濶誨言不勝拳拳傾仰之心顥氣澄秋恭惟鎮臨東藩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闈末由恭拜敢乞對時珍嗇盛綏龎鴻之祉庸副頌願不備

其比者恭稔宣麻昕陛建牧咸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等之治效諒深懽忭某既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於馳慶下情徒切愧悚之至

其拜覆其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専介遠貽教墨貳

以壽儀香疏等仰被友愛之厚怱怱叙謝莫究萬一伏

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以

次侍奉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 淳熙五年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不親誨色

再見冬仲畢悰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恭惟美化及

民自天介祐尊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末期侍見更

乞精調寢饗益迓殊祉不備

某拜覆律應黄鍾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集繁禧用對道長之慶某逖瞻棨戟阻奉壽觥謹此少叙下悃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祉姪以次侍履協吉有委於此願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云云寒色方嚴恭惟政平訟理神相

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寢膳丕迓方來之祉不備

某拜覆茲以踐長覲復輒具書以伸慶禮伏計方徹尊視特蒙翰墨之賜仰荷友愛之隆區區感悰尺紙莫究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或有委令願聞尊命

賀魏王年書

其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凡座前逖違顔範
冬律薦更傾仰於中不忘昕夕即日氷霜凝沍恭惟班
春有裕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
言所蘄保敏粹冲嚮用戩穀某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
矧宣化政勤及民利溥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玆又
致祥之尤者某莫遑面敘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
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有委於此敢乞賜諭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尊兄座前逖遠高牙薦移圭籥雖音問以時往復而懐仰誨色寔深下情即辰春入東郊恭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清光末由瞻覿當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拳拳之心敢乞照亮不備某拜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申慶伏想方瀆清聽兹蒙誨函俯逮備彰友愛三復欣沉惟是熾昌之禱感荷之悰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春祺備集姪以次侍履均祉或有委敢乞尊諭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座前即辰天高氣肅萬寶告成恭惟政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止萬

福其日虔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
宜保衛冲粹永對丕祉垂副傾禱不備
某拜覆久違顔範雖幸音驛間通而拳拳尊仰何以自
致兹者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騎吏墜況書翰申以
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偕意厚深認友愛之情其
如感謝尺紙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均
休是間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座前深秋清凉恭惟森戟凝香神明欽佑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餗之間宜先調衛謹致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世濶典初謂蟬冕陪祠可遂瞻侍伏勤書誨乃知尚緩入覲之期下情悵仰木錦海錯沓來厚賜秪受悚感言莫能盡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均

安或有委令顒候尊諭

問候魏王書

某拜覆某官尊兄座前即辰天氣清肅恭惟偃藩静治神相德履尊候動止萬福末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輔粹冲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竊聞近日體中略曾愆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縈心而致然耶更望節思慮調飲食以速勿藥之喜謹專人承訶敢乞尊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恭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有都下委須切誨諭

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二